

晚清双记



浮生六记

[清] 沈复 著

清代最高水平的自传体小说

全书尽皆闺房燕呢之声，却不失盐粮琐屑之实。

俞平伯《浮生六记》是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的颜色；
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的痕迹。

林语堂《浮生六记》的女主人翁——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中一个最
可爱的女人。

老残游记

[清] 刘鹗 著

十大白话长篇小说之一

做官、做人、做学问的文学教本

胡适 该书对文学史的最大贡献，不在于作者的思想而在于作者描写风物的能力。

鲁迅 叙景状物，时有可观。

经典名著

随身读

~插图版~

晚清双记

浮生六记·老残游记



[清]沈复 刘鹗 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双记 / (清), 沈复, 刘鹗著.—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2
ISBN 978-7-5366-9317-3

I. 晚… II. ①沈… ②刘… III. ①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清代 ②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64.9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9084 号

晚 清 双 记

WAN QING SHUANG JI

沈 复 刘 鹏 著

出版人：罗小卫

选题策划：刘太亨 陈 慧

责任编辑：曾海龙

责任校对：娄亚杰

技术设计：日日新文化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编：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裕城彩色制版输出中心

重庆长虹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市长江一路 69 号 邮编：400014)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 - 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 × 1 092mm 1/32 印张：13.75 字数：293千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978-7-5366-9317-3

定价：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收录了中国近代极负盛名的两部小说：《浮生六记》和《老残游记》。前者是晚清闲适小说的典范，后者是近代谴责小说的翘楚。

《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苏州人，生于公元1736年，卒年无考。作者青年时曾为幕僚，后易儒为商，在当时并无文名。《浮生六记》全书六卷，因在每一卷中记一事，故有六记之名。六记的顺序是：第一卷《闺房记乐》，第二卷《闲情记趣》，第三卷《坎坷记愁》，第四卷《浪游记快》，第五卷《中山记历》，第六卷《养生记道》。光绪三年（1877），独悟庵居士杨引传在苏州护龙街旧书肆上发现它时，还是一本手稿，五、六两记也遗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五卷《中山记历》、第六卷《养生记道》一般认为是后人的仿作。杨引传将这份手稿收入自己的《独悟庵丛钞》，这是残本《浮生六记》的首次出版。后来，又在东吴大学《雁来红丛刊》发表，才使这部书流传开来。

《浮生六记》最为人称道的是书中弥漫的闲适之趣。书中的主人——两位极平常的雅人，他们似乎对一般人追求的“事业的成功”没有什么兴趣，而只是沉醉在大自然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之间，与几位友人过着恬淡自适的生活，在平淡中蕴涵闲适、艺术化的趣味，保持着一种亲近自然的生命状态，使平凡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尤其令当代人自叹不如的是，书中的主人即使生活在穷困之中，也能以费钱不多的经济方法，与二三友朋或涉足溪水，或忘情山林，文酒诗会，自得其乐。就如书中的女主人芸所说，“布衣菜饭，可乐终身”。这种生活，才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

后人常常惊叹于书中如行云流水般的文字，自然天成的文章结构。这大概应了一句古语：“求之不必得，不

求可自得。”著名学者俞平伯先生对此有如下评论：

“即如这书，说它是信笔写出的，固然不像；说它是精心结构的，又何以见得？这总是一半儿做着，一半儿写着的；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画，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当此种境界，我们的分析推寻的技巧，原不免有穷时。此《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俞先生的这段评论仍不失高士所论。

《老残游记》作者刘鹗，近代小说家。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出身官僚家庭，但不喜科场文字。他承袭家学，致力于数学、医学、水利学等实际学问，并纵览百家，喜欢收集书画碑帖、金石甲骨。其《铁云藏龟》一书，最早将甲骨卜辞公之于世。早年科场不利，曾行医和经商。《老残游记》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全书共20回，光绪二十九年（1903）发表于《绣像小说》半月刊上，到13回因故中止，后重载于《天津日日新闻》。原署鸿都百炼生著。作者在小说的自叙里说：“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小说是作者对“棋局已残”的封建末世及人民深重的苦难遭遇的哭泣。作家以如椽之笔描写了晚清社会的腐败，着重揭露了那些所谓“清官”的罪恶和“好官”的昏庸，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政治的统治支柱，可谓切中要害。

《老残游记》出版后好评如潮。胡适先生说：《老残游记》最擅长的是描写的技术，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滥调，总想熔铸新词，着实地的描写。在这一点上，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

晚清双记·目录

1 / 前言

浮生六记◎

卷一·闺房记乐	2
卷二·闲情记趣	22
卷三·坎坷记愁	32
卷四·浪游记快	48
卷五·中山记历	74
卷六·养生记道	101
附录:	
王韬·《浮生六记》跋	118
俞平伯·重印《浮生六记》序	119
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自序	121
赵苕狂·《浮生六记》考	125

老残游记◎

第一回·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浪到处可危	140
第二回·历山山下古帝遗踪 明湖湖边美人绝调	149
第三回·金线东来寻黑虎 布帆西去访苍鹰	158
第四回·宫保爱才求贤若渴 太尊治盗疾恶如仇	168
第五回·烈妇有心殉节 乡人无意逢殃	178
第六回·万家流血顶染猩红 一席谈心辩生狐白	188
第七回·借箸代筹一县策 纳楹闲访百城书	197
第八回·桃花山月下遇虎 柏树峪雪中访贤	208
第九回·一客吟诗负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谈心	218
第十回·骊龙双珠光耀琴瑟 犀牛一角声叶箜篌	228
第十一回·疫鼠传殃成害马 獬犬流灾化毒龙	238

第十二回·寒风冻塞黄河水 暖气催成白雪辞／247

第十三回·娓娓青灯女儿酸语 滔滔黄水观察嘉谋／259

第十四回·大县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蚁分送馒头／268

第十五回·烈焰有声惊二翠 严刑无度逼孤孀／277

第十六回·六千金买得凌迟罪 一封书驱走丧门星／287

第十七回·铁炮一声公堂解索 瑶琴三叠旅舍銜环／298

第十八回·白太守谈笑释奇冤 铁先生风霜访大案／309

第十九回·齐东村重播铁串铃 济南府巧设金钱套／319

第二十回·浪子金银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330

老残游记续

第一回·元机旅店传龙语 素壁丹青绘马鸣／342

第二回·宋公子蹂躏优昙花 德夫人怜惜灵芝草／351

第三回·阳偶阴奇参大道 男欢女悦证初禅／360

第四回·九转成丹破壁飞 七年返本归家坐／369

第五回·俏逸云除欲除尽 德慧生救人救彻／378

第六回·斗姥宫中逸云说法 观音庵里环翠离尘／388

第七回·银汉浮槎仰瞻月姊 森罗宝殿伏见阎王／388

第八回·血肉飞腥油锅炼骨 语言积恶石磨研魂／408

第九回·德业积成阴世富 善缘发动化身香／417

附：老残游记外编卷一（残稿）／4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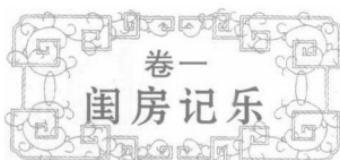
浮生六记

浮生若梦，为欢几



何？清人沈复的这本自传体小品文，以夫妇生活为主线，描述了作者平凡而又充满情趣的居家生活，以及浪游各地的所见所闻。《浮生六记》全文共分为六卷，包括《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作品笔触真纯率真，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富有创造性。





余生乾隆癸未冬十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1】}，居苏州沧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东坡云：“事如春梦了无痕”，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因思《关雎》冠三百篇之首，故列夫妇于首卷，余以次递及焉。所愧少年失学，稍识之无，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若必考订其文法，是责明于垢鉴矣。

余幼聘金沙于氏，八龄而夭。娶陈氏。陈名芸，字淑珍，舅氏心馀先生女也，生而颖慧，学语时，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诵。四龄失怙，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芸既长，娴女红，三口仰其十指供给，克昌从师，修脯^{【2】}无缺。一日，于书簏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认，始识字。刺绣之暇，渐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余年一十三，随母归宁，两小无嫌，得见所作，虽叹其才思隽秀，窃恐其福泽不深，然心注不能释，告母曰：“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母亦爱其柔和，即脱金约指^{【3】}缔姻焉。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

【1】 衣冠之家：官宦人家。

【2】 修脯：给老师的学费。

【3】 金约指：即金戒指。

是中冬，值其堂姊出阁，余又随母往。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自幼姊弟相呼，故仍呼之曰淑姊。时但见满室鲜衣，芸独通体素淡，仅新其鞋而已。见其绣制精巧，询为己作，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索观诗稿，有仅一联，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询其故，笑曰：“无师之作，愿得知已堪师者敲成之耳。”余戏题其签曰“锦囊佳句”^{【1】}，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饵，婢妪以枣脯进，余嫌其甜。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举箸。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来！”芸急闭门曰：“已疲乏，将卧矣。”玉衡挤身而入，见余将吃粥，乃笑睨芸曰：“顷我索粥，汝曰‘尽矣’，乃藏此专待汝婿耶？”芸大窘避去，上下哗笑之。余亦负气，挈老仆先归。自吃粥被嘲，再往，芸即避匿，余知其恐贻人笑也。

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烛之夕，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头巾既揭，相视嫣然。合巹^{【2】}后，并肩夜膳，余暗于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腻，胸中不觉怦怦作跳。让之食，适逢斋期，已数年矣。暗计吃斋之初，正余出痘之期，因笑调曰：“今我光鲜无恙，姊可从此开戒否？”芸笑之以目，点之以首。

廿四日为余姊于归^{【3】}，廿三国忌不能作乐，故

【1】 锦囊佳句：指唐诗人李贺身背锦囊遇佳句则投于其中的典故，因李贺只活了27岁，故后半句说“夭寿之机此已伏矣”。

【2】 合巹（jǐn）：成婚。

【3】 于归：女子出嫁。



宣统石印《图画新闻》 喜结良缘

廿二之夜即为余姊款嫁。芸出堂陪宴，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每战辄北，大醉而卧，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是日亲朋络绎，上灯后始作乐。廿四子正，余作新舅送嫁，丑末归来，业已灯残人静，悄然入室，伴姬盹于床下，芸卸妆尚未卧，高烧银烛，低垂粉颈，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因抚其肩曰：“姊连日辛苦，何犹孜孜不倦耶？”芸忙回首起立曰：“顷正欲卧，

开橱得此书，不觉阅之忘倦。《西厢》之名闻之熟矣，今始得见，真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余笑曰：“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伴妪在旁促卧，令其闭门先去。遂与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戏探其怀，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眷乃尔耶？”芸回眸微笑。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拥之人帐，不知东方之既白。

芸作新妇，初甚缄默，终日无怒容，与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处下以和，并井然未尝稍失。每见朝暾上窗，即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余笑曰：“今非吃粥比矣，何尚畏人嘲耶？”芸曰：“曩之藏粥待君，传为话柄，今非畏嘲，恐堂上道新娘懒惰耳。”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因亦随之早起。自此耳鬓相磨，亲同形影，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

而欢娱易过，转瞬弥月。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专役相迓，受业于武林^{【1】}赵省斋先生门下。先生循循善诱，余今日之尚能握管，先生力也。归来完姻时，原订随侍到馆。闻信之馀，心甚怅然，恐芸之对人堕泪。而芸反强颜劝勉，代整行装，是晚但觉神色稍异而已。临行，向余小语曰：“无人调护，自去经心！”及登舟解缆，正当桃李争妍之时，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天地异色。到馆后，吾父即渡江东去。

居三月，如十年之隔。芸虽时有书来，必两问一答，半多勉励词，余皆浮套语，心殊怏怏。每当风生竹院，月上蕉窗，对景怀人，梦魂颠倒。先生知其情，即致书吾父，出十题而遣余暂归。喜同戍人得赦，登

【1】 武林：指令杭州。



清末刻本《浮生六记》插图 婚后暂别

足”意也。檐前老树一株，浓阴覆窗，人画俱绿。隔岸游人往来不绝。此吾父稼夫公垂帘宴客处也。稟命吾母，携芸消夏于此。因暑罢绣，终日伴余课书论古，品月评花而已。芸不善饮，强之可三杯，教以射覆^{【1】}为令。自以为人间之乐，无过于此矣。

一日，芸问曰：“各种古文，宗何为是？”余曰：“《国策》、《南华》取其灵快，匡衡、刘向取其雅健，史迁、班固取其博大，昌黎取其浑，柳州取其峭，庐陵取其宕，三苏取其辩，他若贾、董策对，庾、徐骈体，陆贽奏议，取资者不能尽举，在人之慧心领会耳。”

【1】射覆：古代游戏，在器皿下覆盖东西让人猜。

舟后，反觉一刻如年。及抵家，吾母处问安毕，入房，芸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语，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觉耳中惺然一响，不知更有此身矣。

时当六月，内室炎蒸，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板桥内一轩临流，名曰“我取”，取“清斯濯缨，浊斯濯



清末刻本《浮生六记》插图 弹琴赋诗

芸曰：“古文全在识高气雄，女子学之恐难入彀，唯诗之一道，妾稍有领悟耳。”余曰：“唐以诗取士，而诗之宗匠必推李、杜，卿爱宗何人？”芸发议曰：“杜诗锤炼精纯，李诗潇洒落拓。与其学杜之森严，不如学李之活泼。”余曰：“工部为诗家之大成，学者多宗之，卿独取李，何也？”芸曰：“格律谨严，词旨老当，诚杜所独擅。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爱。非杜亚于李，不过妾之私心宗杜心浅，爱李心深。”余笑曰：“初不料陈淑珍乃李青莲知己。”芸笑曰：“妾尚有启蒙师白乐天先生，时感于怀，未尝稍释。”余曰：“何谓也？”芸曰：“彼非作《琵琶行》者耶？”余笑曰：“异哉！李太白是知己，白乐天是启蒙师，余适字三白，为卿婿，卿与‘白’字何其有缘耶？”芸笑曰：“白字有缘，将来恐白字连篇耳（吴音呼别字为白字）。”相与大笑。余曰：“卿既知诗，亦当知赋之弃取。”芸曰：“《楚辞》为赋之祖，妾学浅费



清末绘图本《浮生六记》 读书戏乐

解。就汉、晋人中调高语炼，似觉相如为最。”余戏曰：“当日文君之从长卿，或不在琴而在此乎？”复相与大笑而罢。

余性爽直，落拓不羁；芸若腐儒，迂

拘多礼。偶为披衣整袖，必连声道“得罪”；或递巾授扇，必起身来接。余始厌之，曰：“卿欲以礼缚我耶？《语》曰：‘礼多必诈’。”芸两颊发赤，曰：“恭而有礼，何反言诈？”余曰：“恭敬在心，不在虚文。”芸曰：“至亲莫如父母，可内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余曰：“前言戏之耳。”芸曰：“世间反目多由戏起，后勿冤妾，令人郁死！”余乃挽之入怀，抚慰之，始解颜为笑。自此“岂敢”、“得罪”竟成语助词矣。鸿案相庄^{【1】}廿有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家庭之内，或暗室相逢，窄途邂逅，必握手问曰：“何处去？”私心忒忒，如恐旁人见之者。实则同行并坐，初犹避人，久则不以为意。芸或与人坐谈，见余至，必起立偏挪其身，余就而并焉。彼此皆不觉其所以然者，始以为慚，继成不期然而然。独怪老年夫妇相视如仇者，不知何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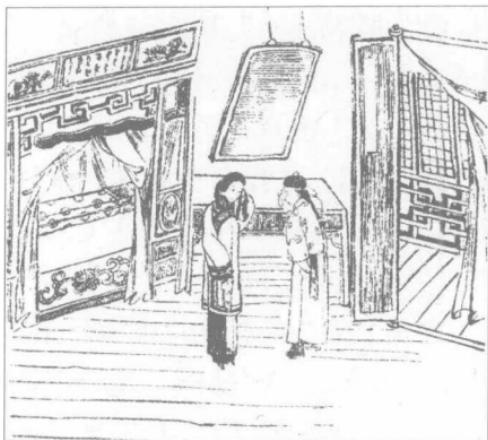
【1】鸿案相庄：即举案齐眉的典故。以形容夫妻之间相互敬重。

或曰：“非如是，焉得白头偕老哉？”斯言诚然欤？

是年七夕，芸设香烛瓜果，同拜天孙^{【1】}于我取轩中。余镌“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图章二方，余执朱文，芸执白文，以为往来书信之用。是夜月色颇佳，俯视河中，波光如练，轻罗小扇，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状。芸曰：“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兴否？”余曰：“纳凉玩月，到处有之。若品论云霞，或求之幽闺绣闼，慧心默证者固亦不少。若夫妇同观，所品论者恐不在此云霞耳。”未几，烛烬月沉，撤果归卧。

七月望，俗谓之鬼节，芸备小酌，拟邀月畅饮。夜忽阴云如晦，芸愀然曰：“妾能与君白头偕老，月轮当出。”余亦索然。但见隔岸萤光，明灭万点，梳织于柳堤蓼渚间。余与芸联句以遣闷怀，而两韵之后，逾联逾纵，想入非夷，随口乱道。芸已漱涎涕泪，笑倒余怀，不能成声矣。觉其鬓边茉莉浓香扑鼻，因拍其背，以他词解之曰：“想古人以茉莉形色如珠，故供助妆压鬓，不知此花必沾油头粉面之气，其香更可爱，所供佛手，当退三舍矣。”芸乃止笑曰：“佛手乃香中君子，只在有意无意间；茉莉是香中小人，故须借人之势，其香也如胁肩谄笑。”余曰：“卿何远君子而近小人？”芸曰：“我笑君子爱小人耳。”正话间，漏已三滴，渐见风扫云开，一轮涌出，乃大喜，倚窗对酌。酒未三杯，忽闻桥下哄然一声，如有人墮。就窗细瞩，波明如镜，不见一物，惟闻河滩有只鸭急奔声。余知沧浪亭畔素有溺鬼，恐芸胆怯，未敢即言，芸曰：“噫！此

【1】天孙：织女星。



宣统石印本《图画新闻》相敬如宾

灾害，亦是白头不终之兆。

中秋日，余病初愈。以芸半年新妇，未尝一至间壁之沧浪亭，先令老仆约守者勿放闲人，于将晚时，偕芸及余幼妹，一妪一婢扶焉，老仆前导，过石桥，进门，折东，曲径而入。叠石成山，林木葱翠，亭在土山之巅。循级至亭心，周望极目可数里，炊烟四起，晚霞灿然。隔岸名“近山林”，为大宪行台^{【1】}宴集之地，时正谊书院犹未启也。携一毯设亭中，席地环坐，守者烹茶以进。少焉，一轮明月已上林梢，渐觉风生袖底，月到波心，俗虑尘怀，爽然顿释。芸曰：“今日之游乐矣！若驾一叶扁舟，往来亭下，不更快哉！”时已上灯，忆及七月十五夜之惊，相扶下亭而归。吴俗，妇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户皆出，结队而游，名曰“走月亮”。沧浪亭幽雅清旷，反无一人至者。

吾父稼夫公喜认义子，以故余异姓弟兄有二十六人。吾母亦有义女九人，九人中王二姑、俞六姑与芸

声也，胡为乎来哉？”不禁毛骨皆栗。急闭窗，携酒归房。一灯如豆，罗帐低垂，弓影杯蛇，惊神未定。剔灯入帐，芸已寒热大作。余亦继之，困顿两旬。真所谓乐极

【1】大宪行台：为巡抚在出巡之时的临时驻所。